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
第五十二回 裹馬革志士絕忠魂 誤鸞交美人遭慘厄

伊佐見港裡一隻船出來，遂也下了舢板，迎上去看時，原來是張老引著一個哨官出來，暗中拍掌為號。伊佐大喜，忙命通事問其所以，哨官道：「今早大營派來一隊巡勇，稽查嚴密，某恐有破綻也替買通了。今夜恐怕總統領前來查閱水兵，你們的船，歇在此地不便。這港門裡面，另有寬轉處，去此不過四五里，地方極僻，可都泊在彼處，兵士也可登岸。」伊佐道：「還有兩艘，不能進港停在那裡呢？」哨官命張老帶了數十人漁戶引到西向吞中停泊這裡各兵船，紛紛進到寬轉處。兵士登岸的登岸，排炮的排炮，對準炮台。但見岸上一路營房離數十步，必有一個直到大營。伊提督只待陸兵號炮，這裡便即動手。卻說巴義領著馬步槍炮兵登岸，只命百餘人假打前面大營，其餘都分繞道往後面，自己率領大隊正兵銜枚及運兵船十餘號，都進魚腹磯小港。從竹竿西首行走，停在裡面，巡防戎兵部得了賄，連炮台上的兵都逃了。時候已到，只聽轟轟一聲號炮飛到半天，山谷都應，百餘兵士，一聲喊叫向著大營開炮一陣，卻不進去。一時四野裡都是炮聲，敵兵五六萬，漫山遍野而來，先把炮台奪了，我兵紛紛亂竄，瞬息間都不知逃了那裡去了。忽然一聲震響大營中地雷發起，敵兵都未進去不曾傷得一人，巴義深信蘇營官之計，不曾欺誑。遂鼓勇前進，直搗抗山新營。官兵出其不意，那裡還能抵擋。只得哭聲震野，竄走無門，新營竟被巴義奪了去，兵乘勝還在追殺。巴義遂吹號止兵，兵勇次第分為水陸各依隊伍。天色將明，伊佐到新營前來會合，各將紛紛報功。伊佐命緊守沿口炮台，其餘各歸各協聽候號令。蘇營官也到營賀功，伊佐再三慰勞。蘇營官道：「吳元帥、向副帥不知存亡，待某去探來，若其未死可即進兵為一鼓擒獲之計。」伊佐大喜，蘇營官去了。伊佐也回水師兵船，天甫平明，探子來報：「吳元帥領了官兵數千各拖排炮殺回來了。」東面探子來報：「有一支官軍數百人逕赴海口。」又有探子來報：「後面還有伏兵未淨，請令定奪。」巴義立命部下各帶兵數千分頭攻打。正在部署，忽然天搖地動，巨震一聲，新營裡及新營四面八方的地雷忽起，山石迸裂，把二萬餘名敵軍頃刻化為灰燼，只留千餘人，大半受傷有小兵目亞郎，漏網未死，驚得無可如何，急急領了傷殘軍馬，敗下來。遇著伊佐也帶傷向南逃走，手下未傷的不過六百人。有認得地理的領著，忽聽海口山上四處，地雷齊起。敗殘水師來報：「不好了，我們虛谷港兵船二十餘只同魚腹磯的運兵船都被水雷轟毀，兩支鐵甲船輪翼膠住急駛不開，水軍都跳入海中而死，只有第三號船濟神逃到海外。」伊佐大驚，急同亞郎帶著殘軍，連帶傷的又續來水軍五六百人共二千餘名覓路，問誰認得伏鷹岡貓兒口的道路，領路的說：「東面轉南是貓兒口，南路是伏鷹岡，此處往西向南再向東是太平灣。」伊佐命分兵兩路一出伏鷹岡，一出貓兒口。亞郎道：「蘇營官說兩處俱有地雷，惟太平灣小路沒有，我等宜走小路。」伊佐道：「你那裡知道蘇某是奸細了，替他用計。他說小路無地雷恰恰正有地雷，誘我到這條路上，意欲聚而殲滅，我偏不上他這條計。伏鷹岡、貓兒口兩處他說有伏必然無伏，我們可速走。」亞郎遂分兵走貓兒口，忽然後邊大隊殺來，到得貓兒口，伏雷又起，千餘人僅剩二十餘人。亞郎幸未及難，抱著馬鞍從高坡上滾下來，滿身擦傷方獲。又有四個兵士，也滾下來，死了兩人，恰好濟神經過，放舢板下來救去。

卻說伊佐領千餘人到伏鷹岡口，忽然一聲號炮，一隊人馬從石壁後轉出來，白旗紅字，上書蕩寇大元帥吳。伊佐這一驚不小，從馬上跌下來。正欲扯白旗示服，那邊已把六門排炮架起，轟轟數聲，千餘人一時盡亡，有傷而未死者竟在那裡手腳亂動。冶秋乘勝長驅迫殺，一陣敵兵逃去，一船生還者百餘人。冶秋鳴角收軍，查點軍馬，死者二百餘人，傷者三百餘人，可憐向木雙死於敵炮。冶秋大哭，覓屍歸葬，連夜報捷不題。

卻說亞郎回報國中，議員大怒，連夜開院公議，再籌軍餉撥船四十艘，抽調民兵八萬，練兵二萬，特放頭等水師提督哇勝、陸軍提督高騰，星夜前來，用步步為營開炮進攻之法。冶秋本來獨當一面，自報捷之後，經略妒功，調他專守望郎浦魚腹磯炮台。八月初五，敵兵全力來攻，開炮三晝夜，炮台都燒紅了。冶秋先是來救，後隊不敢出兵。冶秋身被三創，猶指點軍士，開放排炮，既而，一個開花彈卒然炸開，冶秋腦門受傷，昏暈過去。軍士急救，停一回，方醒，滿身鮮血，遂跪下向北叩頭道：「臣受恩深重無以報答，今日無可奈何，只得盡忠了。」忽然又來一彈，炸開時把冶秋的忠骸不知飛到何處，主帥一死，眾兵丁皆逃。敵人長驅而入，總統力不能支，三日中失去二城，敗後四百里，遂飛書向經略告急。經略密議主和願償兵費。

卻說冶秋盡忠後這個信報至寶應，時母親已死。碧霄在申，素秋得了這信死後復生，立即電傳上海時，碧霄早已聞知歎道：「天命有常，人事靡極。我早知必有今日，我苟留人世，替他延一脈之傳，也算報他了。」從此紅塵滾滾蒼蓋冥冥，可以脫然無累了，遂在忙亂之時，飛行無跡。原來碧霄初到上海姊妹歡聚，碧霄惟與蓮因、湘君談心，且常勸韻蘭宜早離苦海不可忘卻。本來凌霄跟著碧霄學劍，碧霄也不吝教誨，凌霄劍也漸漸的入神了。八月初七，湘君、蓮因在花神祠，公請碧霄說了些機鋒相對的話，又論冶秋大勝敵軍的事。湘君道：「經略太庸，用人不當，雖有能者亦無如何，此舉雖勝敵人也靠不住的。」眾人為之歎息。酒至半酣，碧霄道：「上年祭祠，你們嫌我未曾獻技，現在脫然無累了，且當時何等熱鬧，我欲保柔仙而柔妹已死，我欲保幼青而幼妹無蹤。人世因緣，實在受不得，真欲把我碧霄恨死。趁現在還有幾個同心姊妹，我獻些本領你們看看。」說著把外衣脫了，另換一件窄袖玉色洋織翦絨元色百吉新花攔邊襖，廣莊竹青茜絲百鳥朝王織花小管褲，一塊玉秋香色洋緞小弓鞋。一身縞素，愈顯精神，覺得另有一般媚態。碧霄掣了雙劍，裊裊婷婷走到階外，挺身立好，把雙劍徐徐的舞起來。初起頭如楊柳迎風，繼如翻騰燕子，或斜或整。漸如梨花滿樹，雪影一團，在台階四週滾來滾去。滾到數折，只見白氣寒光從西廊向南，至戲台上，又至東廊，向北直進殿上，又出西廊，飄飄渺渺。忽然一道青痕，如電影一閃，碧霄也不見了。眾人驚顧失色，四面看時，只見碧霄跪在殿上，向韻蘭的生像龕邊膜拜。湘君點頭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蓮因歎道：「究竟碧霄頭功行不凡。」碧霄拜罷起來，向著湘君、蓮因微笑。韻蘭心中忽然若有感動，只覺天空地闊的光景。碧霄貫劍在鞘，方走下來。只見秋鶴滿臉淚痕走進來，手中把電報給眾人看道：「冶秋兄弟殉難了。」眾人看了備細，大家扼腕，碧霄嬌喚一聲道：「韻蘭姊姊再會罷！」言畢一道青光忽然不見，眾人不勝愕然。文玉道：「他到那裡去呢？」蓮因道：「吉士歸真，他亦脫離塵海，不知何時再會呢？」湘君道：「他本來久已超凡，只因一念婆心，延人嗣續，遂不免滯跡紅塵。現在他倒先走了，只苦了我們。」韻蘭與碧霄是第一知己，念平生遭際，都虧他一人保護。今見他脫然竟去，再見為難。又聽了蓮因、湘君的話，就哀哭起來。秋鶴、文玉、佩瓊、珊寶四個人好容易勸住，彼此散席。這回的宴聚大家乏趣。次日外邊都知道冶秋、碧霄之事。瞿士、仲蔚、伯琴、介侯、友梅等俱到園中來探問，各自驚駭傷心。韻蘭想得飲食無心，只是呆呆坐著下淚，因想人生聚散，過眼匆匆。歡喜良緣，如此迅速。老天老天，何不使我懵懵懂懂過了一世，必定要把聰明智識給我一入，天意算愛我，其實是害我了。自此心事重重，雙眉常蹙，俯仰身世，不知怎樣才好。又恐素秋傷感，碧霄的小孩難以周顧，因特遣秋鶴前往寶應探問起居，兼資慰藉，伯琴、瞿士也與同行。秋鶴去了十餘日，回信來說素秋因夫亡悲慘，又得碧霄之信，自念人生無趣，遂吞金而殉。韻蘭又自一場慘哭。忙命佩瓊信致秋鶴、瞿士，叫他把房屋產業典交別人，論定年期，少至五六年，多至十五年，再由吳氏收歸租重器物，一齊售賣。所有書籍、契券、古玩細巧、衣服等，檢點束裝攜回上海。孩子一齊妥穩，帶來即叫奶媽子陪著。所得產業典價均發銀行生息，此子如母舅洪氏可以撫養，最好或養在綺香園，亦不負冶秋、素秋、碧霄的意思。瞿士本有此心，得了此信便和秋鶴、伯琴商量辦理起來。直至十月初方能妥帖，挈了英哥兒來申，養在瞿士家裡。韻蘭心中稍慰，常去看他。所有存款替他悉心經理，並每月助他日用。後來英哥兒大了，把存款收回已有。餘金二萬便替父親報仇，與秋鶴之子承元殺到敵國，大破番幫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再說金素雯嫁了一個姓葉的武官，係四川總鎮名玉珂，人極粗暴，好色無常。初去時，寵冠專房，不上數月，漸漸的馳愛起來，素雯是落拓慣的，極意矜束，終不得其歡心。葉玉珂四個如夫人，第二個如夫人因一事拂意，竟被他倒吊了一夜，足白脫落，滿身盡腫。第三個要想逃走，葉玉珂知道追趕回來，一刀殺了。素雯嚇得不敢作聲，事事忍受。四月初八，相傳是浴佛之日，成都

城外崇寧寺為極大叢林，到了這日，四鄉善男信女均來燒香。其山主檀越則由寺中方丈繕寫請貼前來敦請，寺中另備素筵款待。方丈中男男女女熱鬧非常。寺門外賣器用玩具食物的處處都是。葉玉珂被和尚請到，名為燒香，其實專為獵豔，那裡有規矩心腸。他在方丈中，隨意用些素齋盥洗之後，略喝了一會茶，便到佛殿上各處隨喜。但見城鄉婦女擁擠不開，到得觀音殿中，見婦女更多，有求籤許願的，有膜拜焚香的，也有擠在人叢中看熱鬧的。忽見西北角上有青年帶孝的少婦，年約二十餘歲，穿著月白竹布衫，外面罩著元布鑲洋緞夾背心，下繫一條元色洋紗裙，用白布鑲著。平頭大足穿著一雙水色布鞋。頭上偏簪著一圍木香新蕊。銀釵一支，耳上兩個小銀環，手中拿著一方白洋紗手巾，脂粉不搽，非常妖豔。面上微含笑意，同著個十二三歲的小村姑立在那裡。葉玉珂一見，歡喜得無可如何。正如捕鼠的貓兒見了鼠子，恨不得一口吞將下去。隨擠至婦人身邊，兩隻饞眼盯將過去，那婦人本是風月中的第一等名角，見玉珂雖四十歲的左右，身上衣服卻煥然一新，指上有三四枚金剛石約指，手中執著一柄象牙扇兒。一雙不懷好意偷情的怪眼，只管向婦人溜送。婦人便也斜拋星眼兜將過來，兩個眼將彼此相對，看一個正著，婦人便笑嘻嘻的喚村姑道：「我們去休息。」村姑笑道：「到何處去？」婦人道：「山門外人山人海，走到外邊再作計較。」村姑笑道：「腳勁兒酸酸的，不如找一個茶篷坐坐罷。」婦人笑道：「也好。」一面說一面攜了村姑的手向外便行，卻把頭回轉來向葉玉珂重復一看，直看到葉玉珂心裡，這魂靈兒已隨著婦人去了。於是隨著同行，相離不過丈許。方出山門，人數擁擠。葉玉珂乘擁擠之際，搶步向前走近婦人身旁，把婦人的手一握。婦人早已知之，回頭又向玉珂一笑，葉玉珂見眾人都理不理，又捶手在婦人腿上一捏，婦人也把玉手來握著葉玉珂的手一擦，口中笑說道：「做什麼？給你一個巴掌吃。」葉玉珂笑道：「同你去喝杯酒何如？」小村姑回頭罵道：「你這人倒也罕見，並不相識，與楚姊說什麼？」葉玉珂笑道：「我與你還是親戚呢！」婦人道：「莫理他，我們去休息。」村姑便不言語，挈了婦人的手便走。葉玉珂此時已心癢難搔，豈肯輕易放過。於是尾之而行，見婦人入一茅棚中，這茅棚上蓋松枝稻草，其中列著桌凳，專售茶點。桌上人數已滿，惟後面一小方桌空著，只有一老者在內。見婦人攜了村姑進內，老者便立起招手道：「昭兒，汝同楚姊到何處去？此處還有座頭，可來坐坐。」說著婦人已走近老者座邊叫一聲伯伯，即與村姑坐了。老者便呼：「茶博士，沏一碗茶來。」婦人與村姑喝著，老者便與婦人絮絮說話。葉玉珂始知村姑名昭兒，婦人名楚姊，觀昭兒與老者似父女光景，楚姊與老者不是親戚，定係鄰居。此時色膽如天也顧不得，便上前向老者一揖，請讓一座頭以便歇腳。老者初時不甚留心，這回見葉玉珂一揖，便立起身來，向葉玉珂一看，驚喜非常，因道：「尊客面龐好斯熟，是城中三府司住的葉爺麼？」葉玉珂笑道：「在下便是，老翁何以知之？」老者笑道：「請坐了，好說。」便讓上首一位請玉珂坐下，楚姊與昭兒並坐在前，老者橫坐相陪。又呼茶博士沏一碗濃茶，老者因笑道：「葉爺貴人事多，那裡識得吾們鄉裡人？吾是株林岡何是臣。」因指昭兒說：「這是我家女兒。」又指楚姊道：「這位鄰女楚香，他父親姓王，種得府上田地，曾同我到過府上完租，是以認識。」玉珂因又拱手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係田鄰，又是舊友，一向不曾親近，望勿見罪便是，這位楚香姊也並不相識，今日天賜相逢，殊非偶然，倘不嫌慢客，從此便可以時常往來。」何是臣笑道：「府上是鄉紳大家，安敢仰攀？」葉玉珂笑道：「彼此同鄉，何必客氣。」說著先把茶錢來惠了，何是臣再三稱謝。玉珂因笑道：「某向在城中，卻最喜鄉村風景，不知可到老翁府上去見識否？」何是臣道：「貴人履到賤地，門口也要高三尺呢！」葉玉珂道：「休得過謙便是，這位楚香嫂子的老翁，我也要去望望，此時何不走走？」何是臣道：「他的老子也在這裡，方才出去買種田傢伙，一會兒便當來此，不妨少待，可以同行。」葉玉珂遂又坐下問問鄉間收成，後問及楚香，何是臣道：「這位楚姊已是寡婦了，嫁去未及兩月，女婿得病身亡。家中貧苦，姑死公存，意欲賣給人家，因回到父親家中居住。現下尚無受主，可惜如此年紀，便做寡婦兒。」說著外間又來老者一人，瘦臉短鬚，背上負著兩個新水桶，手中提著新鐵鋤。何是臣便道：「王伯伯來了。」那老者走到茶座頭，見了葉玉珂，便把背上水桶，水中鐵鋤釋去，便向玉珂作了一個無名揖，叫一聲：「葉老爺。」玉珂立起來，笑著點頭說：「原來是你，請坐。」那楚香笑問：「這付水桶價錢幾許？鐵鋤價錢幾許？」王老並不回答，向玉珂道：「老葉何以在此？」何是臣遂述萍水相逢之故，並說要到株林岡鄉下玩玩。王老笑道：「極好。」玉珂道：「如此何不即行？」何是臣道：「好，走吧。」於是五人一同起身，昭兒代王老帶著鐵鋤，王老仍負了此桶，讓玉珂先行。一同出了茶棚，向株林岡進發。路上玉珂故意向楚香兒兜搭，眉來眼去，弄得玉珂心猿意馬，恨不能立刻成交。不上三里，已到株林岡，但見竹樹成蔭，山環水抱，秧針未繡，麥浪已翻。何是臣先邀玉珂到家，玉珂即有令何是臣為媒之意，故欣然就之。草屋數間，頗覺潔淨。何是臣有一子，年二十餘歲，同母親來見了玉珂。何是臣又述說一遍，一家咸以為榮。何是臣遂命妻子殺雞為黍，以待貴人。又去邀王老來同享。玉珂情不能卻，安然受之。飯畢，王老亦邀玉珂夜飯，玉珂笑道：「我那有什麼工夫？停一會，我來擾你點心便了。我最愛新鮮蠶豆，你可令你楚香小姐好好預備。」王老大喜，便別了回去。玉珂方與何是臣商議道：「楚香這種品貌，鄉下人也是難得了。我家雖有幾房小妾，皆無所出。看楚香之貌，定是宜男。我欲娶回，倘能生子，即是夫人。你老人可肯代我為媒？我願以三百金為聘，並將租田送給，永為王氏之田。事成後，另謝你老人一百金。」何是臣聽了，不勝之喜，一力包承說：「今日開談，未免造次，等葉老爺回去後，某當與王老說，三日內必有佳音。」玉珂自是得意，恰值王老又來相請，遂與何是臣一同到那邊來。王家卻係兩進三開間瓦房，比何家稍覺體面。但已敗落不堪，王老邀玉珂等坐定，便入內取出茶來，報往跋來，蹣跚不定。少頃取出兩三樣點心，無非鄉曲風光。最後取出蠶豆一大盤，此是玉珂心愛之物。又有一壺村釀，渾濁不堪。玉珂略飲一杯，蠶豆卻吃了好多。席間無非談些無關緊要之事，然後說到楚香，極贊其好。不覺斜陽將墜，遂與何是臣切切叮囑，起身告辭。王老知不能留，送之出門。楚香卻在後面張觀，王老送葉玉珂出門後，回至中堂料理不題。玉珂獨自回家，萬分繫戀。等到三日，何是臣果來復命，竟已成功。玉珂大喜，剋日送定，也不暇選擇吉日，將楚香娶回家中，自此寵貴專房，視素雯如糞土。素雯是爽利性情，未免當面得罪。如是數次，因觸玉珂之怒。一日玉珂醉後回家，時五月初，天氣極熱，素雯正在後堂廂房洗澡，把後堂門閉上，玉珂連扣不應。楚香適與素雯鬥口，臥在中堂西廂房中淚流眼腫，聽得叩門出來，歷告素雯許多虐待。玉珂大怒，一腳踢開屏門，素雯從浴盆起來，說：「你橫勢有真心實意人了，要我死我便死。」玉珂益怒，不問情由，便在房取出六門手槍，連擊兩下，一彈正中中心頭，大喊救命，只叫一聲，可憐第二聲已不能開口了，熱血橫流，竟倒地下。玉珂冷笑道：「你喜浴水，我令你大浴。」遂提素雯至庭心大水缸中一摔，可憐香消玉碎，魂不來歸。家中誰敢多口，玉珂命家人將素雯草草成殮，葬之荒田。此信遂至綺香園中，同聲歎息。惟燕卿聞之不甚在意。韻蘭念平日姊妹交情，命佩纓即在韻香館中，招十二位僧人，招魂設祭。湘君、秀蘭、文玉、蓮因、萱宜也來磕頭。伯琴等也知道了，也要替素雯追薦一日，遂約齊介候、小香、蘭生、仲蔚、鼉士到綺香園。是日，韻蘭、秋鶴正與冶秋追薦設道場於彩虹樓，弔祭紛來，極為熱鬧。午飯以後各自散步，此時月仙因病搬出園中，這月仙病恙稍痊，月仙帶了月紅，也來散悶，小香在伴警房中搜得一只美人風箏，跟著佩纓要到萱花園門前假山上放。佩纓道：「現在豈是放風箏之時？我與你到桐華院彩石榴花去。」小香不肯，一定要去放風箏。佩纓笑著，因從小香同至九畹亭假山試放，不高，佩纓笑道：「如何玩？非其時一定不能勉強。」正說著忽聞假山下一片叫聲，佩纓急到亭邊倚石下看，不知叫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